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刊行

方豪文錄

胡適題



北平上智編譯館出版

自序

我原定今年爲習字年，但練了不久，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改變了主意，想整理舊稿，編印文錄；忙了三個月，文錄居然問世了。

不過編印文錄的動機，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原來我從發表第一篇文字到現在，已有十三年；三十一年冬，曾經收集一部分稿子，略加修改，編爲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第一輯，交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直到三十三年四月方纔排完；就在這一年半的印刷時期中，又有了不少新的收穫，於是祇有在序文中稍稍表明；那書是用土紙印刷，這當然是受戰時物資缺乏的影響，不能苛求，但最使人不滿意的，是那本書錯字百出，正誤表竟多至二十三頁；還有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那篇文字，連一張最重要的留學生簡表也漏去了！

前書快要出版的時候，因亡友葉秋原先生的勸說，又把另外幾篇文字，輯爲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甲集，交重慶商務印書館印行，就在那年聖誕節出版。雖然用的還是土紙，然而印刷比較清楚，錯字更不多見。但從這兩本書編纂至今，也有了四五年歷史，自然，在學術上，我不會沒有一些進步；材料的增加，見解的不同，都逼着我非把那些文章改作改印不可。可是出版商的每一本書都是製成紙型的，一二字的挖改還可以辦到，大量的改動，決不是他們所能接受的，於是只好自印。還有許多讀者的鼓勵，也使我非獻醜不可。就如在昆明發表，而又收入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的那篇清初宦遊雲南之猶太人，直到發表後八年，在燕京大學遇到羅文達先生 Rudolf Lowenthal，他說：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富善教授 Prof. L. Carrington Goodrich 早已告訴他，有這麼一篇文字，然也只知其名，並沒有看到。還有在澳洲雪梨的一位華僑，他寫信要我的幾篇著作，我當然不願意把錯誤太多的舊書寄去。而國內許多曾經會面或祇在通信的朋友，也因戰事而受到隔絕，大家都希望我能印一部比較完備的集子。同時還有前兩本書裏未收的或最近撰寫的文字，如果重印，也就可以選一些進去。前在復旦大學時，門生王瑞明曾替我做過一個著述目錄，他收了將近九十篇，但這次採取的仍不到半數。因爲本書印刷費的四分之三，雖是我自己以輔仁大學四個月的教書薪

水來負擔，但紙張全部是上智編譯館供給的，當此紙價飛漲的時候，我如何能耗費太多？

本書每篇文章都重新修改，有幾篇的分量幾乎超出初稿十倍以上。然而因為是隨時整理，隨時付印，所以稿件的排列，就毫無次序可言，既不按性質分類，也沒有照發表先後排比；如果硬要說有次序的話，那末祇有說是以整理的先後為序，那一篇先整理完畢便先印；而整理的先後，却是看材料是否齊備而定。

不過，所謂材料齊備，也祇是相對的說法；因此連編帶印，一共化了三個月以後，到臨出版的時候，又不能不附上一個增補，因為在三個月時期內，我又很欣幸的對幾篇文字收到一些新資料。讀者到此，一定可以瞭解我對於自己著作的看法，我從不認為我的作品已是盡善盡美，今天我的態度如此，將來仍是如此，對於這本書，祇能說：在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以前，它勉強可以算是我的定稿，但也許過了這一天，就有新的發現，或新的見解，就得修改，就會否認它是最後的定稿。所以這一次也不敢再加「第一輯」或「甲集」等字樣，我不敢預言將來會再出什麼。

我把這部書奉獻給已死去二十二年的母親和已死去二十年的父親；因為他們不僅生我養我，而且對於我的求學，也盡了最大最後的努力，直到他們無能為力而止。尤其先父在我很幼小的時候，便灌輸了不少史地知識，培養我在這方面的興趣。八九歲時，他就指示編撰家譜的體例；同時又給了我一本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年陰陽曆合璧，這本書就啓發我對於中西交通史的興趣。

感謝陳援庵前輩，他遠在二十三年前就寫信鼓勵我讀史，我曾懷着他的第一封信而回家奔先母之喪。這次他本答應做一篇序，但因為聽說我要把愛國史家陳援庵先生一文收進去，他說：「別讓人家說我們標榜，我不替你寫序了。」後來，我雖把那篇文字抽去，可是他老人家的序却沒有作，他祇送來一首短短題詞。當然我還是很感謝的。

我也感謝胡適之先生賜題封面，馬叔平先生、田聘三樞機為先父母遺像題字；至於為我找書籍，替我抄材料或担任校對工作的各位朋友和學生，我無法一一舉名致謝，內心裏却永遠忘不了。我尤其感謝北堂圖書館和北堂印書館借給我許多西文古本和銅版，使本書生色不少。我很誠懇的請求每一位讀者給我善意的指正。十三年的著述生涯，竟有十年是在戰亂中，而早年的讀書環境又非常惡劣，簡直是不讓你讀書，所以我現在希望朋友們不吝賜教的一片真情，幾乎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

目次

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	一
明清間譯著底本的發現和研究·····	一五
十六世紀我國走私港 Liampo 考·····	二三
清代禁抑天主教所受日本之影響·····	四七
中國在日歐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	六七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探索·····	九一
徐霞客先生年譜訂誤·····	九九
遵主聖範之中文譯本及其註疏·····	一一一
名理探譯刻卷數考·····	一二三
記明刻名理探十卷本	
拉丁重音研究序	
考性理真詮白話稿與文言底稿·····	一二七
天主實義之改竄·····	一三五
漢故二句	

徐文定公耶穌像讚校異	一四七
------------	-----

半我與二我

十七八世紀來華西人對我國經籍之研究	一五一
-------------------	-----

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	一六九
-----------	-----

康熙間西士在貴州餘慶測繪輿圖考	一八九
-----------------	-----

康熙間測繪輿圖之雲南地方史料

陶琰書鄭板橋道情題記	一九五
------------	-----

茹溪森追封明道正覺禪師之年月	一九七
----------------	-----

湯若望漢名之來歷	一九九
----------	-----

南懷仁之漢字書法與漢文尺牘	二〇一
---------------	-----

李我存研究自序

了一道人山居詠箋記	二〇三
-----------	-----

杰人文存自序

順治刻本西洋新法曆書四種題記	二〇五
----------------	-----

明末清初旅華西人與士大夫之晉接	二〇七
-----------------	-----

拉丁文傳入中國考	一二五
----------	-----

跋拉丁文通

梵蒂岡出版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讀後記……………二五五

讀吳漁山遺著札記……………二五九

王石谷之宗教信仰……………二六五

西文清代經濟史料四則……………二七三

杜鵑詩草序

清初宦遊雲南之猶太人……………二七七

明清之際中西血統之混合……………二八一

伽利略與科學輸入我國之關係……………二八七

伽利略生前望遠鏡傳入中國朝鮮日本史略……………二九二

節譯裴化行著「靈采研究院與中國」

節譯裴化行著「論湯若望之曆書」

相儉戲與打簇戲源流考……………三〇三

浙江之回教……………三〇九

康熙時曾經進入江寧織造局的西洋人……………三一七

「紅樓夢新考」發表的經過和反應

紅樓夢所記鐘表修理師……………三二五

清初中國的自動機器·····	三二七
紅樓夢九十二回所記漢宮春曉圍屏的來歷·····	三三一
馬相伯先生事略·····	三二三
雷鳴遠司鐸紀念碑·····	三二七
雷故司鐸鳴遠事略·····	三二七
增補	
插圖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依據之原圖·····	
教宗保祿五世所贈中國書籍之印章（一三頁）·····	
渾蓋通憲圖說拉丁文原書之扉頁（一四頁）·····	
寧波與雙嶼港位置圖（四六頁）·····	
一六四二年禁止天主教由中國傳入日本之上諭（六六頁）·····	
踏繪執行圖（六六頁）·····	
曾經踐踏之十字架（六六頁）·····	
郭棟臣譯拉丁文三字經封面與第一頁（一八八頁）·····	
遠東印行第二部拉丁文書「日本遣使敘廷記」扉頁（二二四頁）·····	
遠東印行第一部拉丁文書「兒童教育」扉頁（二五三頁）·····	
道光間留學巴黎之四華生（三四六頁）·····	

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

(一) 引言

(三) 新發現之金尼閣書札

(五) 殘遺之拉丁文書

(七) 七千部遺書之特徵

(二) 漢文史料

(四) 拉馬爾之說明

(六) 殘遺之意德荷及希臘文書

(八) 結論

(一) 引言

明末天主教傳入我國後，急急以文字爲佈道之具。蓋當時東來教士多隸耶穌會，耶穌會素重學術傳教，而尤好與士大夫遊，於是書冊尙焉。時西士寥寥可數，又復散佈各地，談吐更非盡人所解，偶有質疑問難者，苟可假助於圖書，則開卷有益，寧獨傳之久遠。且教外學子，往往以無書可閱，裹足不前，故當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之末，比利時教士金尼閣 P. Nicolas Trigault 返抵羅馬後，除接洽教會事務外，並由教宗保祿五世頒賜大批書藏。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尼閣與其他教士二十二人返華，四十八年（一六二〇）七月二十二日抵澳門。書雖無恙，人則僅存其五矣。見 Dehaesnes 著法文金尼閣神父傳。尼閣所刊基督教遠征中國記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有謝教宗書，謂係教宗對中國之永久紀念云。

(一) 漢文史料

此一部圖籍之歷史，西書記載不多，而漢文史料之有關此事者，余於數年來得十餘事，且有出諸反對教會人口者。但國人至今猶鮮知其事，爰述顛末，以記此藝林一代之佳話。

余藏辯學抄本記曰：「傳汎際，字體齋，與金尼閣四表，俱羅瑪大臣。先是，利瑪竇至中華，晉見朝廷，賓延殊禮，其國君感甚，特命傳金二位，遠來繼好，除帶進上方物外，携有裝演圖書七千餘部，皆天人之學及曆法度數之書。道途阻塞，書存

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

香山澳，帶進者尙未有什之一二。」汎際原名 P. Fr. Furtado，葡萄牙人，與尼閣同舟來華。惟辯學所云，實本諸杭人楊廷筠之代疑編，代疑編曰：「自西泰利先生用賓上國，蒙朝廷生養死葬，其國主感恩圖報，特遣陪臣金尼閣遠來修貢，除方物外有裝演圖書七千餘部，重複者不入，纖細者不入。書笈見頓香山澳，俾一朝得獻明廷，當寧必發儀部及詞林，與西來諸儒翻譯讎訂，書義昭然，茲編亦屬剩語矣。」代疑編作於天啓元年（一六二一），正七千部運達澳門後一年也。漢文史料之有關七千部者，殆以此爲最早。「裝演」當爲「裝潢」之誤，蓋皆精裝本也。曰：「重複者不入，纖細者不入」，見其選擇之精。惟七千部來華，立遭佛教之忌，詳後。釋行元所著非揚篇，力斥廷筠，對代疑編語更作正面之攻擊，曰：「若夫裝潢七千餘部，書笈見頓香山澳云云，此益見若輩之狡，欲邀天朝羣輔之心，一旦相應，而以白馬歐經之故事，迎取而翻譯之，然後遂其謀以放恣，使海內貴賤賢愚不信惟我獨尊之旨，相率共祀一天主焉。」見關邪集卷下。廷筠之宏願，與行元之恐懼，皆情見乎詞。

天啓三年（一六二三），義大利教士艾儒略 P. J. A. Leni 著西學凡一卷，刻於杭州，廷筠弁序其首，曰：「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具在可譯。此豈蔡愔玄奘諸人，近探印度各國，寂寞數簡，所可當之者乎？」（余藏舊抄本作寂寂數簡）時廷筠入教已十載，聞七千部來華，其喜可知。旋又撰代疑續編，其引駁一節，亦云：「西教不然，其學有次第，其入有深淺，最初有文學，次有窮理之學，名曰費璩所斐亞，其書不知幾千百種也。學之數年，成矣，又進而爲達天之學，名曰陡璩日亞，其書又不知幾千百種也。……上言二大種之書，雖不能全携在身，細帙已七千餘部，每部以單葉之紙夾印細字，在吾中國卽一部又是數十部也。三才名理，法象精粗，何者不在載籍之中？孰能窮之以辯乎？」費璩所斐亞，今譯哲學，陡璩日亞，今譯神學，然七千部非盡神哲學書也，廷筠所謂「三才名理，法象精粗」，辯學抄本所謂「天人之學及曆法度數之書」，蓋皆包括科學而言。但西書在當時最爲國人所翫羨者，在其能南面夾印，一部可抵我國數十部也。廷筠卒於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同年，七千部之第一部譯著遠西奇器圖說在北京出版，七千部原本，廷筠或能及身目覩也。

廷筠而外，其同里工部郎中李之藻，亦時時稱述七千部。天啓三年（一六二三），之藻在杭州刻艾儒略職方外紀六卷，

並爲之序曰：「金子者齋彼國書籍七千餘部，欲貢之蘭臺麟屋，以參會東西聖賢之學術者也。」又曰：「德之府明，奎躔炳瑞，時則有異國異書，梯航九萬里而來，蓋曠古已然，於今爲烈。聖主崇文，第令得廣致羣英，分曹摘槧，以盡傾海嶽之奇乎？」之藻亦說明其書爲教會之貢品，備大規模之翻譯，以溝通中西文化也。

天啓五年（一六二五），之藻爲葡教士陽瑪諾 P. E. Diaz (Junior) 所著唐景教碑頌真詮，作讀景教碑書後曰：「七千部梯航嗣集，開局演譯，良足以增輝冊府，軼古昭來。其如道不虛行，故迄今尙有所待。」可知其時七千部之翻譯工作，猶未開始。徐文定公集有答鄉人書，曰：「實義中（案指利瑪竇之天主實義）所論理學，止舉大概，若欲盡解其義，宜用經書萬卷，今未得遍譯，他日必當大明，恐我與執事不及見耳。」此書疑亦作於七千部入華後也。乃不二年，巴特 Reg. 大公國教士鄧玉函 P. J. Terrenz 卽與涇陽王徵合譯遠西奇器圖說三卷，並由徵捐貲在北京刊印。徵著奇器圖說錄最曰：「奇器圖說乃遠西諸儒携來彼中圖書，此其七千餘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就吾人所知，奇器圖說殆爲七千部中之最先譯漢者。其書屬物理學，更可徵七千部不盡爲宗教書也。王函亦與尼閣同時來華者。

同年，李之藻譯寰宇詮，又作一度宣傳曰：「時則有利公瑪竇，浮槎開九萬之程，既又有金公尼閣，載書踰萬部之富。乾坤闡其靈祕，光岳煥彼精英。將進闕庭，鼓吹聖教，文明之盛，蓋千古未有者。……」（見原書序）之藻蓋以尼閣運書之功，比之於瑪竇開教之業。而尼閣卽以是年十一月十四日卒於杭州，墓在武林門外方井。余曾見獻縣耶穌會哲學院（今遷北平船板胡同，名光啓院）藏寰宇詮，末頁題云：「明天啓五年初譯畢，崇禎元年中秋刻竣。」崇禎元年之七月十五日，王徵畏天愛人極論（巴黎國家圖書館藏舊抄本 Chinois 六八六八號）亦有記曰：「亡何，復詣都門，及晤七克作者之龐子。……龐子爰爲予陳其梗概曰：吾西學從古以來，所闡發天命人心，凡切身心性命與天載聲臭至理者，不下七千餘部。」龐子者，西班牙教士龐迪我 P. D. de Pantoja 也。迪我於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卒於澳門，七克於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刊於北京，時七千部尙未入華。七千部之語必不出迪我之口，而爲徵私意所加也明甚。然亦可覘當時我國奉教學者對七千部之重視矣。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李之藻卒，距七千部之入華適十載。終前並彙刻當時已譯宗教及科學書二十種爲天學初函，有題辭曰：「又近歲西來七千卷，方在候旨。將來問奇探賾，尙有待云。天不愛道，世不乏子雲夾漈，鴻業方隆。所望好是懿德者，相與共臻厥成。」曰「近歲」，又曰「方在候旨」，似其時七千部尙多在澳門。題辭有云：「時則有利瑪竇者，九萬里抱道來賓，重演斯義，迄今又五十年，多賢似續，翻譯漸廣。」瑪竇來華在萬曆八年（一五八〇），五十年後，正崇禎三年也。

及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李九功序勵修一鑑，曰：「聖化朔治，西儒接踵來賓，其遠携細帙七千餘部，譯者百有餘種，而教中闡理記事諸書，已具大凡。」勵修一鑑爲九功自撰，其書現無通行本。九功有昆仲曰九標，嘗爲艾儒略口鐸日抄作序，閩人也。蓋當時凡天主教所到之處，若晉，若冀，若蘇，若浙，若閩，若粵，已無不知有七千部矣。至所謂「譯者百有餘種」，則成於七千部入華之前者爲多。

入清以後，罕有述及七千部者。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福建巡撫修國器，奉教宗室也，撰福州重建聖堂碑記，亦曰：「迨明萬曆辛丑，泰西利氏，梯航九萬里，朝貢萬國全圖及西書七千餘部。同會諸子，在京翻譯百有餘種，明正教，繼絕學，搢紳先生，咸稱道之。」（見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五附）其語含糊不清，一若七千部爲利瑪竇所携入者。蓋其時距七千部之入華已三十五年，偶有誤傳，亦所難免。至所謂翻譯百有餘種，則或仍上引李九功之說也。

七千部之東來，教人飛眉舞色，津津樂道，遂惹教外之忌。漳州黃貞請顏壯其先生關天主教書，（見破邪集）曰：「天主教書，名目多端，艾氏說有七千餘部入中國，現在漳州者百餘種。」艾氏即艾儒略，嘗傳教福建，故黃貞得聞其說，德清許大受著聖朝佐闢自敘，（見同上）亦曰：「彼夷更宣言西國天書有七千部。即書目已有充棟之多，特未到此耳。」蓋皆懷疑其誇大者。楊廷筠代疑編中即有一條專爲答辯此事，題曰：「答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若非重複，恐多僞造條。」詞長不錄。萬部之說，或舉成數而言，然彼時除七千部外，全國西士個別帶入者，亦必有數千部，則萬部云云，要非過甚之詞。

清初以降，七千部即寂然無聞，世界學者亦莫知所終。民國二十七年，北平天主堂（俗呼北堂）整理藏書樓，發現七千部殘遺數百冊，包括神學、哲學、數學、法學、物理學及其他科學。其書原藏北平南天主堂（俗呼南堂），今盡歸北堂圖書館。辯學抄本謂「書存香山澳，帶進者尙未有什之一二，」可知其書係分批北運。有否全運，則不得而知。明末清初，國內俶擾不安，交通阻塞，倍於今日，則此鉅大書藏，豈尙有留於澳門，或返回西歐者乎？

(二) 新發現之金尼閣書札

金尼閣携入我國之書籍，究有若干部？其經過情形如何？應以金氏本人之記述爲第一手材料。但此項材料直至一九四〇年羅馬出版耶穌會史料彙刊第九卷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IX, 1940 始由耶穌會士拉馬爾 *Edmond Lamalle*, S. J. 爲之發表，題名「一六一六年金尼閣爲中國教會之宣傳」*La Propagande du P. Nicolas Trigault, en faveur des Missions de Chine (1616)*。拉馬爾氏文，計分下列五點：（一）金氏之旅程，（二）關於中國教會之介紹，（三）爲中國教會募捐，（四）爲成立圖書館徵求書籍，（五）徵求進呈明帝及官吏之貴重禮物，（六）號召赴華之新教士，（七）計劃在中國內地委任主教一人。茲先譯金氏拉丁文原函如下：

關於書藏一事，雖須在各處逐漸收集，但似應在此一述。成立圖書館，乃最縈余懷者，幾無一事較此更使余念念不忘也。余迄今所獲者，無論就數量言（重複者不計），就學術門類之繁多言，就裝潢之富麗言，在耶穌會中尙無足以與此頡頏者。余曾在意國、法國、日耳曼國、比國，徵募書籍，並有精於書籍之友人爲伴，其人即余去年函中所述及之醫師而兼數學家者。（案指鄧玉函而言，鄧原名 *Jean Schreck*（一五七六一一六三〇）一六一六年在羅馬入耶穌會，但其拉丁文名字 *Terentius* 較原名尤爲著稱）以學科之門類言，除吾人圖書館所習有之人文類、哲學類、神學類、教義類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醫學、法學、音樂類書，亦復甚多，而今日所已發明之數學書，則可謂應有盡有。余從各王公大臣所徵集及在

各地所收購之各項測量儀器與製造儀器之機械，種類之多，品質之精，可謂已一無所缺，若欲一一縷述，則未免太長矣。余願爲君等一言者，即此一書藏與儀器，在離歐前值一萬金幣。若論其精美，則所有書籍均以紅皮裝釘，一面有教宗御璽、書名並其他花飾，均鑲金。余並盡量設法，使所有書籍均爲大本。關於書藏之裝飾，已備有教宗大畫像一幅，作參與彌撒狀，余上次似已函告君等，約爲三十尺高，十八尺寬，專家估計約需五百金幣，後由本會一比國修士在羅馬製成，所費僅略逾三十金幣而已。余並携有儲藏該項書藏之館舍圖樣。以上一切，苟賴主佑而能到達北京，必使君等贊嘆不置，並能使君等獲得由驚奇而產生之後果。

但關於書籍者尙不止此，余以爲對於其他住院亦不應疏忽。某主教乃余之至親，其兄弟爲本會之神學家，已決定派遣來華，臨終時，曾以其頗有價值之書藏遺贈於余，如加以購買，約值兩千金幣，足敷吾等一住院之用，蓋不少學院尙無如此優良之書藏也。但爲其他住院，將如何設法？余尙有教宗之全部贈金，及西班牙主教所捐助之五千冊書，指定爲吾教會（案指中國教會），而任余選擇者，在此項書籍中，余將盡力爲其他住院留意也；雖其他若干處，尙有若干希望，但以暫守緘默爲愈。最後，現余年有二千金幣，以購買新書，充實書藏，一部分已足敷余旅費及其他費用，而每年且有若干餽贈物品，爲吾教會所急需者。（按此所謂餽贈物品，係當時教士用以交接仕紳者，大約金尼閣留相當款額於歐洲，託人每年羅致若干珍奇物品，送來中國。）余尙有其他希望，其數額不亞於此，賴主庇佑，數月後即可獲得。關於書藏事，余言足矣。余甚願寄奉目錄一份，奈無時間繕造，余認爲亦非絕對需要者，蓋余既言其應有盡有矣，不必更言其有何缺乏也。

金氏右函，作於一六一七年一月二日，發於比國不魯塞爾城。原函藏於不魯塞爾王家圖書館，乃 Malines 耶穌會 初學院 *Miscellanea* 中所發現者。（Van den Gheyn 編目三九九四號，書庫目錄二一五八一六七號）；紙式 200×160 mm，出當時一謄寫者手，書法作荷蘭流行體；簽名爲拉丁文，一望而知爲金氏手筆。Van den Gheyn 之不魯塞爾王家圖書館抄本書目第六冊修會史與地方教會史（一九〇六年不魯塞爾出版，二三九—二四四頁）對此文獻有極詳之叙

述及分析云。

(四) 拉馬爾之說明

拉馬爾氏對此事有申述曰：

關於金尼閣之徵求書籍，即爲全中國籌劃若干完備圖書館，吾人可見金氏實獲得一大成功。金氏帶往北京教會之書藏要爲文學上及科學上最有價值之資源。此後又賴湯若望及其繼任人之積儲，乃益爲豐富，而對於科學傳教使命，亦曾發生重大之功用。北堂圖書館近年已逐漸引起學者注意，而其最早之藏書之一部即爲「金氏遺書」。實爲中國天主教學術運動之泉源。俟北堂圖書館目錄完成公布後，金氏此一事業之價值當更爲人所瞭解。

耶穌會成立後最初若干世紀，對於圖書館之注重，已爲一般人所艷稱。（見一九三八年 H. Kraam 在 Leipzig 發表之 Deutsche Bibliotheken unter dem Einfluss von Humanismus und Reformation, 93—98 頁）在歐洲，可以德國爲例，當時曾產生「圖書館護教運動」（Kraam 創造之原名曰 Bibliothekenstrategie），蓋其時需要與新教辯論，並爲抵抗與天主教爲敵之人文主義，天主教不能不提高自身之學術程度。北京之需要有一出色之圖書館，亦自有其特殊使命；蓋自天主教最初傳入中國時，北京已爲全國教會之中心，北京之教士致力於西方科學之輸入，以掩護其他會士在各地傳教，其成績亦甚可觀。中國刻書技術之高明，及書籍之翻印，已爲灌輸天主教觀念之利器。但在其他若干地區，教士亦與文人周旋，並藉書籍傳道，故亦需要有圖書館。

況利瑪竇時代，彼已以「大西」學人之姿態出現，且已開始以中文傳教，並在其書札中感覺書籍之缺乏。當時其上司龍華民會有響應，既而，一最具體之新工作又加於耶穌會士之身，是即修曆與西洋算書之翻譯也。

因此，北京創立圖書館之最早動議，應歸功於龍華民，而非金尼閣。然賴金氏之熱心努力，其會長之願望卒能實現，亦自

有其功績也。吾人認為在金氏未離華前，圖書館之一切計劃亦必出於龍華民之手。觀一六一三年龍氏在其備忘錄中所擬定之指示，即可了然無疑。指示中曾說明主要圖書館，即指定為北京用者，應向羅馬教宗請求；為使請求易於獲得，曾許教宗翻譯利瑪竇之「註疏」，附以教宗御容，俾永留紀念於中國人心目中。北京之中央圖書館，當與歐洲本會之第一流圖書館相等，但此外仍應為中國教會之其他住院成立規模較小之圖書館。在結論中，復詳述龍氏之真正意見，即此圖書館對於中國教會未來之重要性，應與各住院之基金等量齊觀。其原文可逐譯如下：

現有圖書館及其書籍，即在歐洲亦為第一流者。吾人之目的乃希望能在北京建立一圖書館，俾中國一切官吏與學者得賴此圖書館而認識吾人，並瞭解吾教教義。因此，且可使彼等乘機請求吾人翻譯此項書籍。翻譯之書，雖為數不多，但已出版者，業在中國留下永久紀念矣。為此，吾人堅信此為誘引學人進入教會之良好方法，彼輩在譯書工作上具有權威，譯書工作終將成為吾人在中國傳佈福音之門徑。

創立圖書館之許可，應由教宗批准，蓋彼為教會元首，俾中國人閱讀藏書或其譯本時，知吾人之工作乃奉教宗之命而行者。吾人為獲得教宗之特恩，可編纂一中國公教史，作為奉獻於教宗者，並可譯為拉丁文，以中國教會名義，進呈於基督之代表。為使後人永知中國已因耶穌基督之代表而認識真教，擬在圖書館之適當地位懸掛教宗像，並附以中文題詞，說明乃教宗命其教士完成此項工作者，即教士乃由教宗遣來中國傳教者。自吾人與中國學人周旋晉接以來，已證實圖書館之需要，與吾人之最後目的及在各地建立會院，應不分軒輊也。余在第二十號信內已言之矣。

除為北京會院所籌備之圖書館外，尚需盡其他私人之力，勸募更多之書，為其他會院之用，俾各地均有敷用之書，蓋需要之比例俱相似也。

金氏曾向在華傳教士保證，在其行程中，圖書館實為其最關切，最努力之事。教宗保祿五世亦迅即允其所求，頒賜書藏。蓋一六一五年二月十五日金氏所纂基督教遠征記出版後，其奉獻語中，即已說明「在中國成立名符其實之教廷圖書館」。一六

一六年金氏上教宗之文件中，估計當時所得之第一批書已約有五百冊，其時渠即將乘舟前往葡萄牙，但彼仍請求教宗完成此事。保祿第五乃再捐一千 ducats，而維德勒斯基司鐸 P. Vielleschi 所捐者，數亦相等。金氏曾希望能有一種顯著方式，永久紀念捐贈人，其希望終於下列兩項表現中獲得實現，即：一，在羅馬彼請一襄佐修士繪一巨幅教宗獻祭像，坐於御座上；其次即以教宗御璽鑒於每一書上。今北堂圖書館殘存之「金氏遺書」中尙可見此等書籍，即正面有耶穌會之會徽，反面爲教宗之家族 Borghese 之龍鷹徽與教宗之三級冕及天國之鑰之徽章。金氏與鄧玉函繼續在足跡所到之處搜羅書籍，凡當時著名之出書中心地點，如里昂，如法蘭克福，如科隆，二人莫不前往，但欲知其確數，誠非易事；況收購之外，作家及出版家餽贈者亦復不少。

至於書籍之甄選及種類之規定，金尼閣與鄧玉函亦遵循一極有系統之計劃。吾人可由金氏之報告書及少數殘留之書籍中窺得之。在教會書以外，書藏之特徵，乃科學書所佔數量至爲可觀，蓋所以符合訪書之目的也。而鄧玉函爲一飽學之士，以數學家、醫生而兼自然科學家，其爲此專門工作中之第一重要人物，夫復何疑？金氏對之亦稱道不置。但尙可附一言者，即二人所搜求者，乃版本較大之書；其次則二人已在歐洲預先請一工程師設計圖書館之圖樣，並準備一定期繳付之款，繼續收購書籍。此數事均足表示二人對其任務之忠實。

(五) 殘遺之拉丁文書

一九四七年出版北堂圖書館目錄拉丁書目，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 Section latine，凡金尼閣携來之教宗贈書，均註明“Bibl. Trig.”，或附加問號。但據編目之惠澤霖司鐸 P. Verhaeren 云，即附加問號者，就其個人判斷言，殆必屬金氏遺書無疑。茲列書號於下：

(1) 確爲金氏遺書者：

719	721	725	734	735	739	740	741	763	767	784	791	805	851	878	879	881	882
-----	-----	-----	-----	-----	-----	-----	-----	-----	-----	-----	-----	-----	-----	-----	-----	-----	-----

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

883	885	888	890	891	897	915	916	937	975	984	1006	1008	1012	1017	1052	1053	1054
1063	1068	1070	1075	1092	1100	1111	1127	1133	1149	1150	1163	1175	1176	1185	1190	1191	1193
1195	1196	1197	1205	1230	1249	1269	1270	1292	1316	1319	1320	1333	1347	1352	1386	1389	1396
1400	1417	1428	1453	1469	1470	1472	1473	1474	1481	1489	1491	1503	1520	1559	1594	1596	1597
1602	1604	1617	1618	1619	1625	1641	1643	1651	1654	1661	1663	1698	1735	1737	1744	1749	1753
1755	1756	1765	1769	1771	1781	1786	1801	1820	1825	1828	1843	1861	1876	1896	1936	1941	1942
1943	2000	2001	2006	2047	2086	2119	2125	2126	2129	2137	2142	2143	2148	2154	2157	2168	2213
2223	2224	2238	2243	2273	2299	2309	2310	2312	2327	2344	2345	2346	2347	2350	2351	2364	2365
2368	2374	2378	2379	2389	2398	2401	2403	2405	2415	2426	2430	2462	2471	2474	2476	2498	2500
2505	2520	2528	2533	2536	2546	2552	2556	2605	2609	2616	2618	2619	2624	2625	2672	2674	2676
2712	2721	2750	2753	2754	2758	2851	2853	2855	2881	2886	2891	2894	2899	2944	2962	3002	3004
3008	3009	3013	3022	3023	3024	3031	3036	3048	3059	3089	3097	3111	3127	共計四百十種。			

(2) 疑爲金氏遺書者..

772	783	790	806	817	867	911	912	917	920	924	938	939	959	961	987	994	1003
1004	1007	1061	1069	1088	1091	1119	1120	1123	1125	1128	1130	1146	1151	1192	1194	1202	1204
1207	1211	1225	1232	1245	1272	1296	1297	1301	1321	1343	1401	1402	1406	1410	1421	1429	1430
1442	1443	1476	1483	1492	1589	1605	1613	1620	1622	1660	1675	1682	1694	1697	1700	1702	1770
1807	1858	1859	1888	1899	1996	2025	2120	2124	2145	2149	2153	2158	2170	2184	2185	2186	2206